



思念若年

□ 罗迦勇

模糊的记忆弥留冬藏
在春的缝隙里萌芽爱的生机
时光的休止符
盘桓在远方动情的呼唤
声声慢却声声叹
归家的期盼漫天飞舞
恍若天际闪烁的启明星
时而明亮时而黯淡
沉淀的纯真也若流云般漂浮不定
惆怅的行囊塞满游子的张望
步履匆忙仰望故乡

岁月静好人在他乡
故乡的气息越发勾人想念
我们可以忽视自己
斩不断的却是那缕渺炊烟散发的
诱人的菜香在心底弥漫
孤独的雪也会春心荡漾
数九未了
村口垂柳由水流觞
蜷缩的心事篝火正旺
不可抗拒卸下城市的伪装

叨叨念念的老家
一个遥远的名宇杂草丛生
荒旧的老宅刺痛了我的灵魂
让我找不到激动的理由
踏上坚实的土壤义无反顾返乡
年的渡口一如既往
悉数放行涌动的潮汐
给自己一个借口
丈量疑是地上霜的冷光
澎湃不眠的心房
破局拾荒

眩晕的车辆不管东西南北来往
都有自己前行的方向
我也多想随便爬上一辆
不管它把我带向何方
橄榄树的流浪是我心底莫名的向往
某时某刻
爆竹终要震碎隆冬的喧嚣和伪装
呼啸而过的风声
催促幸福的翠绿恣意生长
熔断的乡愁也有栖息的地方……

■ 罗迦勇,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把根留住》

岁末习俗记

□ 杨智勇

落叶、淤泥,到了腊月,必须彻底清理干净,以备来年雨季使用。父亲拿着锄头,把沟里的淤泥挖出来,我和弟弟用竹篮把淤泥运到菜地旁,堆成一个个小土堆,来年开春就是最好的肥料。沟里的水结冰了,我们就用石头把冰块砸开,看着清澈的水流重新流淌,父亲笑着说:“沟通了,福气就顺了。”

腊月十五过后,寨子里就响起了打糍粑的声音。苗寨人爱吃糍粑,尤其是年节期间,糍粑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是走亲访友的佳品。打糍粑要选上好的糯米,提前浸泡一夜,煮熟。蒸好的糯米倒进石臼里,父亲和大伯们轮流挥舞着木槌,使劲捶打。木槌重重落下,砸在糯米上,沉闷而有力,发出“咚咚”的声响,回荡在山谷间,那是最喜庆的节奏,像是苗寨人迎接新年的鼓点。“嘿哟——嘿哟——”他们喊着号子,节奏整齐。木槌起落间,糯米渐渐变得黏稠,晶莹剔透如白玉。我和弟弟在一旁看热闹,时不时伸手想去抓一把糯米饭,被母亲拦住:“等打好了,让你们吃个够。”打糍粑的日子,是最快乐的事,把打好的粑粑取出来放在桌上,几个妇女团成大小均匀的小粑粑,再放在门板上,我们小孩上面踩,把粑粑踩扁后,一叠叠的放好。趁着木槌抬起的间隙,飞快地翻动糍粑,防止粘连。我也想试试,可木槌重得根本举不起来,父亲就握着我的手,一起砸下去,糯米黏在木槌上,拉得老长,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腊月二十八,贴春联的日子到了。寨里的老先生早已写好了红彤彤的春联,每张春联上都透着墨香和吉祥的寓意。大人踩着木梯,把春联贴在吊脚楼的大门两侧,“春回大地千山秀,福降人间万户欢”,红底黑字,在青砖黛瓦的映衬下,格外喜庆。我拿着浆糊,跟在阿公身后,帮着递春联、压边角。除了大门,粮仓、灶台、猪圈也要贴上“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六畜兴旺”的小春联,就连牛圈门上,也要贴一张“牛肥马壮”。贴完春联,阿婆会在门框上

挂起一串红辣椒和玉米串,红的辣椒象征日子红火,黄的玉米代表五谷丰登,满满的都是对新年的期盼。

苗寨人爱拜早年,腊月二十九这天寨里的年轻人就提着腊肉、糍粑和米酒,挨家挨户去拜年。我跟着姐姐,提着装满年货的竹篮,先去给寨里的老人们拜年。

除夕这天,苗寨更是热闹非凡。一大早,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准备年夜饭。阿妈在厨房里忙碌着,炖鸡汤、煮腊肉、炒酸鱼,一道道特色菜肴端上桌,摆满了整个八仙桌。父亲则在火塘边烧着炭火,烤着糍粑和腊肉,香气弥漫在整个吊脚楼里。我和姐姐则忙着贴福字、挂灯笼,把家里装点得红红火火。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人住进了城市。但每年腊月,都会想起寨子里的那些日子。那些习俗,不仅是人们对新年的期盼,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那些时光,不仅充满了烟火气,更饱含着亲情、友情和乡情。

乡村的腊月,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那些习俗、那些时光、那些亲情,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乡愁。无论走多远,无论过多久,乡村腊月的那些日子,都会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温暖我漂泊的心灵。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我的根,有我的亲人,有我最珍贵的回忆。

乡村岁末,是一首流淌着烟火气的诗。杀年猪的热闹、扫扬尘的洁净、清后沟的辛劳……每一件事都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年的期盼。当第一缕春风吹进苗寨时,那些腊月里的记忆,就像吊脚楼里的腊肉一样,越陈越香,刻在心底,成为最温暖的牵挂。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年,是风雪归人灯

□ 卢琼



终于,那个披着风雪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尽头,当他推开门的刹那,家中的灯火才真正温暖,年夜饭的香气才才真切地绕着屋檐,落进心底。

人间的团圆,大抵便是这般:总要等归人风雪兼程而来,一桌饭,一家人,方算圆满。那时的年,天寒地冻,却总觉得暖烘烘的。不用操心年货够不够,不用惦记人情往来,不用思考来年的路该怎么走。年夜饭的桌上,大人忙着给我们夹菜,把最香的鸡肉、最鲜的鱼汤都推到我们面前;守岁的时候,长辈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我们就趴在他们腿上,出神地听着那些听过无数遍的旧事,即使眼皮打架也不肯睡,就等着零点的钟声敲响,收那一封带着体温的压岁钱。

压岁钱虽并不多,却被我们视为珍宝,小心翼翼地藏在抽屉里,计划着用它买什么零食、什么玩具。那时从没想过,大人为了这一顿年夜饭,为了这些年货,为了我们手里的压岁钱,付出了多少辛苦。他们把生活的琐碎和压力都藏在了身后,只把最甜蜜、最温暖的一面给了我们,让我们觉得,年就是团圆,年就是快乐,年就是被全世界温柔以待。

后来,我们长成了当年那些忙碌的大人。开始学做菜做饭,学着置办年货,学着贴春联、走亲戚。才发现,熬年糕要掌握火候,炸酥肉要把控好油温,贴春联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就连选年货,也要尽量考虑每个人的口味,付账时悄悄盘算着钱包的厚薄。除夕的晚上,我们在厨房忙碌,端上满桌的饭菜,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忙忙碌碌的模样,好像突然懂得了母亲的不易。

每年腊月二十九的织金将军街菜市场,是年味最浓的地方。我和爱人穿梭在人群里,去源俊餐馆买水八碗,买女儿爱吃的水晶凉粉,推土间要不要少一点,我笑着说,孩子回来,多备点才好。想想当年的母亲,也是这般,不管家里人多少,年货总要备得满满当当的,她

看着又要过年了,想起老街上的“舞龙灯”来。

我总说起镇上的老街,窄窄的一条,有三四公里长,却只有四五米宽。日里平静,冬天有了“黄棉袄”,阿婆、大爷就端了凳子到街沿,坐在凳上晒太阳,她(他)们纳鞋底、唠嗑。夜晚来了,打更的梆子声使得老街更加宁静。

但热闹总归是有的。逢上赶集,村民背着背篓、挑着担子、沿街摆了摊,都挤在这老街,热闹极了。

热闹,又还带着喜庆,当属每年的春节了,照例,初一到十五晚上的舞龙灯,是老街顶顶喜庆热闹的时光。

舞龙灯时,十多个小伙举着一条十来米的长龙,从下街玩到上街,又从上街玩到下街,窄窄的街道,一整夜都有观看、玩耍的乡民,他们朝着这条长龙放鞭炮、喷烟花……

鞭炮、喷烟花的花筒,春节前就得准备。鞭炮,老街商铺里有的是,是为村民有红白喜事方便购买。花筒,平时没听说谁拿着它喷烟花玩,商铺里也没有,这就得现做了。花筒取自山里的楠竹,把楠竹锯成一段一段的竹筒,竹筒一头留底,底部钻一眼洞,用来穿烟花的引线,一头做空,把硝、硫磺、铁砂子……使劲填入,然后用上好的泥土封上。又在竹筒外裹上布料,布料上绣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图案,一个花筒就算制作成了。竹筒内的是从泥土中提炼的,硫磺是从商铺里购得的,铁砂子是老街铁匠铺的炉子里筛选的。做花筒太费周章,邻里一两家忙不过来,要五六家抱团合计,一起出人力、财力才行。制作花筒的数量还得多,要够得上人家说“李家的烟花多啦”“王家喷烟花的时间长啊”,要是备的花筒只有三五个,龙灯到了自家门前所喷的烟花稀稀疏疏,那实在是没有礼数。

舞龙灯的龙架,是镇上匠匠用带有笋壳的毛竹制作的,十多米的“竹龙”编成后,找来绸纸罩了全“身”,麻绳结牢,龙架与绸纸黏合在一起,又用墨笔在绸纸上画了龙鳞。那龙的眼睛是怎么做的呢?是猪尿脬做的,把猪尿脬吹成气球,嵌入龙头两边,在尿泡上点了睛,两只龙眼就成了。

绑在龙身上的十来根竹竿,是龙脚,十来个村民举着竹竿飞舞,这条龙就活活泼泼地动了起来。

初一大早,这条龙该“出龙”了。龙前有敲锣打鼓的,从下街的庙坝子经“一人巷”到上街的盐店头。一腰缠红绳、端着圆盘的村民走在队伍中,“龙”经过每户人家,总有些银两落在盘里,牵红绳者必鞠躬致谢。

那年头的娱乐节目很少,无非是去镇上看戏、看电影,山里村民知晓舞龙灯的热闹,他们在村头、院落贴上门布告:

告村民
初一至十五,每晚八点开始,老街舞龙灯,请大家前往观看,往返路上注意安全。

初一晚上,窄窄的老街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有地里劳作扛锄头的,有牵着老人的、有小孩坐在大人肩上的,他们挤在巷道,等候龙灯经过。

舞龙灯开始了。举龙灯的村民在下街庙坝子转上几圈,活动一下身子,接着就沿街而上。十来人举着长龙,慢慢前行,慢的缘由是让居民朝着长龙放鞭炮、喷烟花。有的人家大气,舞龙灯的人故意把长龙停在这家门前不走,有的人家会长时间放鞭炮、喷烟花。人们就聚在这家门上,听鞭炮炸响,看烟花四处喷射。“富有”的郑家,烟花鞭炮放了半小时”“大虎,踩到我的脚了”“兰姐,让一下嘛。”人们挤着、议论着。

鞭炮炸人,烟花含铁砂子,举长龙的人得戴草帽、穿棉袄,以防鞭炮烟花伤人。往往,人们就照着他们使劲放鞭炮、喷烟花。举龙头的是医院院长,举龙尾的是一“乖小伙”。“乖小伙”,其实他性格调皮,称谓是对他的促狭。这两人,鞭炮烟花就老往他们身上放,是“照顾”对象。院长就说,被鞭炮炸伤、烟花喷伤的,医院免费治疗。

舞龙灯,人们跟着拥着,从下街到上街,走走停停,第二天见天亮了,人们才渐渐散去。初十五,在老街旁的跳蹬河边,人们将这条龙焚烧,谓之“罢龙”。当天晚上,举长龙的村民在老街选一家酒馆,用收来的钱币庆祝舞龙灯的成功。

老街是窄街,人多拥挤,龙舞不开,只能慢慢游走嬉戏,“舞龙灯”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 师永刚,作品散见《重庆晚报》《华西都市报》《德阳日报》等。

过春节,舞龙灯

□ 师永刚